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illegible]
第一一二一號
報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四日

賀司令員發表嚴正聲明
閻軍須立即撤出佔地
如不停止進攻，我將堅決反擊

（本報訊）對閻錫山繼續調遣軍隊並勾結日偽大舉進攻我晉中平川解放區，軍區司令員賀龍將軍特發表如下聲明：

閻日偽軍於「掃蕩」「蠶食」我清太徐解放區後，繼續由南北兩面增調軍隊，自本月六日起復向我文交解放區大舉進犯。其動用民力兵號，據我方搜獲之文件及已查明證實者計有：閻軍七十一師、四十九師、四十六師、四十四師、三十七師各一部共五個團和完全由偽軍改編之偽八、九、十總隊及日軍數百人，並附坦克車裝甲車各三輛，已佔我西社鎮、東社、北社、東南社、城子節、胡家堡、常豐、王明寨、北安莊、石侯鎮、橫溝、東西城村、南莊鎮等村鎮二十餘處。此外，汾陽閻軍七十師劉效增部亦連日向我城西解放區猛犯，且在進攻北廓村受挫時，竟對我守軍施放毒瓦斯。閻錫山擴大內戰之決心由是已昭然若揭。

本來自停戰命令後迄今，閻軍從未停止向我解放區各地之進攻、出擾、搶掠，我方固嚴遵停戰命令。對閻方不斷非法調遣軍隊、收編偽軍、留用日軍準備內戰之行為，我方亦曾屢次提出警告並電太原執行小組和北平執行部予以制止，迄無效果。決心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閻錫山，以我方此種忍讓為我的精神為可欺，於是進攻行為變本加厲，愈演愈烈，肆無忌憚。甚至目前更出動其重兵施放毒氣，內戰烽火已燃遍晉中平川，若不迅速撲滅，勢將繼續蔓延，使八年來遭受日偽殘酷蹂躪的我邊區人民，在抗戰勝利後的今天，復遭連綿不絕的內戰砲火之浩劫。我們最後一次的警告山西反動派，我方容忍已至最大限度，如果他們還不臨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並撤出所有佔地，我方為保護邊區人民之生命財產、土地之安全，保衛他們已得的民主權利並防止內戰繼續擴大起見，定將堅決實行反擊，因此而招致之任何嚴重後果，自當全由閻方負責。

汾陽閻軍續犯受挫後
竟對我守軍施放毒氣
賀司令員電執行部要求嚴懲

（本報訊）據[illegible]八日電：七日晨三時汾陽閻軍七十師劉效增部二〇八團、二〇九團附砲兵兩連，再次分途進攻我城西解放區，其進攻北廓村之二〇八團於數次衝鋒未逞後，竟對振守該村陣地之我守軍一個排施放毒瓦斯，我守軍全部中毒，除已死傷者外，另有二十四人在神經錯亂中被俘生死不明。該地當被閻軍侵佔。閻軍此種慘無人道的非法暴行，引起我軍民之極度憤慨，決心以更大之反擊報復此仇。軍區賀司令員於接獲此訊後，當即致電北平執行部，要求對閻方此種滔天罪行嚴予徹查懲辦，否則閻軍將招致我方有力而正義的回擊。

閻錫山收羅漢奸組織特務
我軍民應厲行防奸

（本報訊）在大舉向我進攻中，閻錫山派遣大批特務混入解放區進行破壞。閻錫山將收羅之敵偽特務漢奸及地痞流氓，凡家在解放區者，組成所謂「鋤姦復仇團」（即「暗殺團」）、「便衣隊」、「工作團」等特務組織，有計劃地普遍破壞我群眾運動，捕殺我幹部，搗毀我區村政權。據我最近獲得之「民族革命同志會大同分會」洪字第六號指示信，閻錫山偽擴我區群眾鬥爭，宜偽動所屬「選用」「殺人不惜命的革命幹部」來「領導」漢奸特務向我「鬥殺」。閻之大同「三人小組」五月十八日洪字第卅八號代電中，也指令各縣以「地下組織」、「謠言攻勢」、「夜間攻勢」、「武裝小組」、「共黨面目」及暗殺性之夜間活動等方式向我解放區軍民進攻。五月中旬閻錫山將紳、五各地逃往寧武之漢奸偽人員組成所謂「復仇隊」、「奸從隊」、「游擊隊」等武裝特務組織，化裝便衣，冒充我軍，突然襲擊。五月七日，閻特埋伏於寧武莊子上，冒充我偵察隊，將村幹部捕去。十一日襲擊我黃土坡村公所未逞。十一日平魯逃往清水河之偽警漢奸三十餘，已全部被閻錫山組織為「暗殺隊」、「突擊隊」，分成六七小股，在我平魯三區捕殺幹部群眾。五月十二日夜，漢奸特務侯四、石玉峰二十餘人，包圍我趙家窑村，殺死民兵隊長張長生之父，並捕去民兵兩人。此外，閻方之靜樂縣「復仇團」特務組織並得到官方供給的武器，自二月至四月三個月中，該特務組織曾分段不斷奔襲槐璧、李莊、南社璧、白崗、弋嶺、清東、陰底、段生等村莊，我幹部被殺害一十六人，被捕者六人。四月二十日，該特務組織曾將捕去的大峪窑農救會員秦玉潤與特算委員會主任秦文奇等三人，用鍘刀砍死於靜樂縣東門外。閻錫山此種特務行為，亟應引起我解放區軍民的嚴重警惕，厲行防奸自衛。

左雲各界人士
反對閻錫山擴大內戰
學生組織宣傳隊向群眾宣傳

（新華社五寨十日電）在閻錫山向我瘋狂進攻，日趨嚴重形勢下，五分區左雲等地緊急進行反內戰運動。「五卅」紀念大會上，首長號召全體軍民立即動員起來，反對閻錫山擴大內戰的新陰謀，保衛和平，保衛全分區人民安居樂業。連日來左雲鎮商人、工人、農民和中小學教師及地方士紳，紛紛以「反對內戰保衛和平」為中心，舉行各種座談會。新閻坊的農民王永桂說：「狗日的來了，我拚起過去打孤子的火槍去打他。」木匠張成說：「咱不願打人，人來打咱，咱就非自衛不可。」女教員高彩鳳在揭發特務挑撥後說：「八路軍是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大炮再比槍多，太太比馬多』的閻軍，是不堪一擊的。」商衛十二四聯合座談會後，三十九人一齊聯合致函大同執行小組，要求立即停止閻錫山擴大內戰的陰謀。左雲第五中學和完小等三十五個學校三百餘學生，組織一反內戰宣傳隊，以談話訪問等方式向群眾進行反內戰宣傳。

五分區子弟兵指戰員
自己下窑揹炭
減輕民負改善生活

（新華社五寨十日電）五分區的子弟兵×團和×團的指戰員，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均組織起來自己去窑上揹炭，幹部起帶頭作用，戰士們積極響應，收效很大。不僅部隊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時更加得到群眾的愛戴。×團特務連一次組織了四十幾個人，在一天內走二十餘里揹了三千餘斤炭。為了節省錢，大家都下窑去揹（上面揹每斤四元，下窑可以不要錢）。這次揹得最多的是戰士田侃池，他揹了一百三十五斤。第一次組織了四十三個人，連長排長首先下窑去揹，有十一個人跟着下去了；第二次組織了四十五個人，就有三分之二下了窑，戰士們說：「幹部去了，我們還怕啥。」郭副連長曾有一次揹了一百二十五斤，共五次揹了一千五百斤，節省雇傢九十頭毛驢工（以每頭馱一百五十斤計算），節的錢還可改善生活。（劉建昌、史進）

你們的光榮起義
予好戰分子當頭棒喝
——解放區各界電慰海城起義官兵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國民黨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將軍率領官兵海城起義消息傳至各解放區後，各界人士咸表欽佩，紛紛致電慰問。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劉伯承將軍、政委鄧小平將軍代表全軍官兵賀電：「閣下率部光榮起義，予好戰分子一當頭棒喝，消息傳來，全軍振奮。」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率領全體指戰員致賀電：「貴師將士深明大義，高舉義旗，拒絕參加屠殺人民的內戰，足見真理所在，人心所向。當民主洪流席捲全球，逆流終必自毀。希加緊為和平民主努力，加強與人民團結，為獨立自由民主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山東參議會代表山東三千八百萬人民表示熱烈歡迎，並誓為後盾，保衛和平民主。總工會等四十個團體電稱：「貴師的智識舉，大大挫折了國內法西斯好戰分子的兇焰，必定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與同情，並大大鼓勵被迫進行內戰官兵的同情。」

晉綏邊區各界聯合會電稱：「你們的發舉是光榮的，你們的呼聲定將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的擁護和支援，你們給予反動派以嚴重的警告；你們的光榮起義是一個號召，東北國民黨軍隊中有不少有正義感的官兵；你們的光榮起義又是一個打擊，打擊了為其私人派系自己的官兵，為其私人的利益而作無謂犧牲的卑劣行為；你們的光榮起義號召了國民黨軍隊官兵團結起來反對內戰，你們站在人民方面，你們的光榮起義是一個證明，證明了內戰是不可取的，和平的民主洪流不可抗拒。……組織各界聯合會，向……致以熱烈的慰問。」

塔斯社獲可靠消息
閻錫山保存日軍打內戰
國民黨其他部隊內也有同樣情形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塔斯社上海九日電：據中國可靠方面消息：中國政府軍內有未解除武裝的日軍，仍被用於其反共內戰。據悉：山西沁縣駐有日軍四千人，並未解除武裝；在太原以上地區，流落日軍人數不少。安徽省日寇投降後不久，又重新武裝，編入中國政府軍中。日寇投降前原駐山東省及天津地區的日軍，有很大一部分被編入中國國民黨軍隊中。湖北亦有同樣情形。二戰區閻錫山部隊內有大批日軍，有些團中兩個營為中國軍，一個營為日軍，而中國軍隊內又有若干教官。閻錫山第一騎兵軍的每一單位都安插有若干日人，並有大批日軍官在該軍擔任以上隊伍指揮官。日據悉，現已成立中日訓練團。傅作義部隊中有日軍步兵隊伍，都穿着中國軍服。胡宗南部隊中的技術兵員（僅號兵與士兵及坦克駕駛員等）均為日本軍官與士兵。其他區也有同樣情形。在太原地區與八路軍作戰死亡之日本官兵，僅大批日本特務，在日便有數百人。據悉，與華北活動者，在日寇投降前即在中國訓察及中國特務，現已參加中國的某些人員亦有在美國駐日本特務機關中任職者。

組織剩餘勞力砍木材
寧二區合作社由壞變好
蘆草溝等村今春以來每戶賺布一疋

（寧武訊）二區合作社前因幹部調走，社內沒領導，職員不團結好吃懶做，賣貨不記賬，賠了六萬元，羣衆反映：「童男女跌到河裏，光剩個架子了！」合作社於是改組選舉周穎群作經理，他接辦後，一面收回欠賬，一面積極從生產上找尋出路，收油籽榨油，推銷麻油，賺回土布，製造毡帽，初次結算，每股即分紅五百六十五元。經過這樣整理後，他又召開社員代表會虛心徵求意見，接受社員以採銷木材爲主的工作方針，再度擴展業務，將支社改爲木店，粉房、毡房改爲私人經營，合作社幫助投資，這樣來減少社內開支。社員因此踴躍投資，激增股金三百餘股，有許多人拿林木入股，社內又買下林木十二處，並組織變工隊的剩餘勞動力砍山。又投資五萬元，組織新舊傢驢六十頭，運銷出口，從入春到現在，蘆草溝、天木溝、石板橋等村砍山的收入，平均每家都賺下一個布，還有莜麵、燒酒，解決了春耕中的困難。合作社又給石板橋、蘆草溝、舊廢三村開荒羣衆貸出種籽十石，秋後除籽二八分紅。幫助窮工買工具，投資糧一石。從正月至現在，又供給紡婦四百五十斤棉花，兩架機子，四十架紡車，並檢討了過去合作社發棉花收綫子，發綫子收布，婦女們得不到現利的辦法，從新和婦女民主確定分紅辦法，紡織工作也正在開展中。（張玉柱）

與群衆生產脫節人多開支大
臨縣合作社大部沒辦好
領導上要深入檢查具體幫助改進

（臨縣訊）全縣一百二十九個行政村（包括二市），原有一百四十六個區村合作社，由於領導上對這一工作重視不夠，合作社本身、方針、營業、管理及人事上存在好多問題沒能解決，以致倒塌了六十六個。現在丟下八十個合作社中，經初步研究整理之後，發現尚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一、以爲交通恢復洋布進來，土布吃不開，不做紡織工作了。在現有八十個合作社中，只有十九個是關於紡織的。二、把生產爲主的方針單純了解爲只是自己關生產，如曹裕坪合作社買回地，在合作社內放了幾個種地的人。但生產爲主的方針並未貫徹，合作社脫離生產的人員甚多，現在尚有二十九個合作社，是消費性質的，在三百個幹部中就有二百五十一個脫離生產，有的區合作社吃飯的人就有十幾個，村合作社也有四五個的，合作社開支多，影響到羣衆。四、合作社幹部中，有些人不安心，認爲不如做其他工作，進一步；有的合作社人員貪污浪費，與羣衆關係搞不好。根據以上情形，縣上最近已建全了指委會（由建設科、抗聯、貿易局等機關組成）及指委直接領導的工作小組的工作，但對區村的領導還做的不夠，表現在縣上同志到了區村之後，單純聽到羣衆一點反映即指責批評幹部，不爲羣衆服務，或光聽了合作社幹部的彙報就以爲合作社搞的不錯，實際上羣衆滿有意見，今後必須深入羣衆和合作社內部去了解情況，發現問題後，應具體幫助解決。其次爲合作社仍須貫徹以「生產爲主，紡織爲中心」的方針，採用變工合作的形式。幹部待遇上根據此地已有的三種辦法，以變工分紅制最好，合作社不起火吃飯，工作人員所化的時間折成工數，記工分紅或由羣衆還工來解決。區合作社是津貼分紅制，這種辦法也可採用。至於完全供給和純粹分紅制都有缺點，前者所用的無限開支，會形成過多的浪費，後者因合作社是單純營利，不爲羣衆服務，所得不一定能分紅，家庭中的困難不能解決，都不宜採用。最後，合作社幹部須要調整，不安心的要很好地教育，今後領導上更要抓緊時間，適當的解決問題。（王夫英）

短評

向寧二區合作社學習

今日寧二區合作社的消息，報導一個合作社從垮得只剩個架子的基礎上，經過短短幾個月改進，就給羣衆謀了大利，合作社本身也迅速發展起來，這當中有好些經驗值得推廣。

第一，它是根據當地特點及工作基礎，把組織羣衆發展生產的方針具體化了，當地有森林，是特產，蘆草溝等村變工又有基礎，合作社就從此出發進行工作，從森林採伐、製造、和運銷都是組織變工中的剩餘勞動力來進行的，因此不僅是給特產找到了銷路，也給剩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因此二區合作社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單純一點股金的基礎上，而是很結實地站在有組織的羣衆生產基礎上。這樣他就能靈活地根據生產季節剩餘勞動力多少的情況，出品銷售的情況，可大可小，收入多開支少，只會賺錢，不會賠本。從積極組織羣衆生產上增加了羣衆收入，合作社也增加了收入，社員也就增加了紅利。

其次是在作風上。「以採銷林木爲主」的方針是羣衆提出來的，但沒有周穎群同志的虛心，就會把羣衆的好意見埋沒，羣衆也不會信託合作社來執行這個方針，以至於把自己的山林參來入股。周穎群同志這種根據羣衆意見給羣衆辦事的作風，就是眞正的民主作風，因而合作社能在組織擴大的勞動力中，處處爲羣衆打算，因此也能創造出好辦法，如把粉房毡房改爲私人經營，合作社投資的私人營業，合作社減少了開支，依然保持了那些生產，又能集中於當前砍山的領導。

寧二區合作社現在我們了解的還只有這一點，但我們覺得就這一點也值得很多還沒辦好的合作社學習，提高信心，不怕過去那些沒辦好，只要以爲羣衆服務的精神來糾正錯誤，只要把工作態度和工作方針搞對，羣衆的合作社一定會辦好。我們同樣也希望寧二區接受過去的經驗，更加虛心，把合作社辦得更好。

嵐縣城關合作社
由經商轉向生產

（本報訊）嵐縣城關合作社原以生產爲主、消費爲副，但因幹部缺乏很好領導，又三個脫離生產的職員，是做過買賣出身的商人，於是完全從營利出發，小部用於紡織的股金只佔全部資本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用於其他；所賣貨物都是從大小商販批發來的，貨價較一般市價還高，單純變成商店性質，沒解決了社員的困難，合作社全部資本十一萬餘元，但自去年十二月開辦以來，已開支了八萬多元。領導上發現該社方向錯了，開支太大，與社員羣衆脫節等嚴重現象，便先打通幹部與社員中積極份子思想，並經社員醞釀成熟後，於五月二日召開社員大會，大家一致要求應轉變爲生產合作社，業務只搞紡織一項，當即選出七位代表一位經理，他們都不脫離生產，合作社不開支，每人分百分之一的紅利，對經理也規定了獎勵。紡織婦女也都變爲此後的合作社股東。原先紡織工廠只有布機五架，紡車十幾輛，有二十五架紡車停織，現在紡車全部開動，又新劃五十名紡婦，再給紡婦分發並配新紡車，社已有紡婦一百零三名，已買一架織機，紡婦三百名，較過去增加七十五名，結合五人一組，她們都自願分組，主任推選出組長五個，居住區選出十個小隊長，並選出小隊長，以便加強領導與推動工作。（戈）

集寧後六佑
蒙民成立合作社
運銷牛馬皮毛出口換回必需品

（新華社集寧六日電）綏蒙區蒙民已開始在經濟上組織起來，巴彥塔拉盟正黃旗（在集寧縣三區）後六佑蒙民，最近成立他們自己的合作社，社址設在阿顧廟（後六佑辦事處所在地，商都西五十里）現已有社員八十七名，該社業務係將蒙民牛、馬、羊毛等物與外地交換蒙民必需品。社員均以牛羊入股甚爲踴躍。十三佑的王章盎第一次入了兩條大牛，第二次又入了兩匹馬，阿貴廟的喇嘛也入了三條牛和一匹馬，均於開幕前搶先送到。現在股金共有馬一百四匹、牛二十頭，該社開幕之日，附近數十里蒙民均趕來飲宴，且歌且舞，極盡歡樂。

靜樂峯嶺底工人
變工合作自營煤窰
積存基金解決淡月困難

（靜樂訊）靜樂五區赤土窰、峯嶺底、河楊樹底、下靜游等十七村，自去年解放後，煤窰工人由二百多人增加至七八百人，春耕中除一部份回家種地外，仍有六百餘人，各村工人都合股經營煤窰，窰上有重大事情，都由工會領導開會討論決定。峯嶺底煤窰最初每人每天扭六扭，一扭交砍手，實得四扭，生活初步得到改善，但當時各管各的煤價，沒有統一規定，影響煤價一跌落，四五扭煤只賣二升半米，一家五口的生活問題仍解決不了，今年能全窰百餘煤工集會討論，決定有組織的進行生產，規定煤價，共組十個小組，每組十人，一個砍的，九個扭的，選出一個專門賣煤的人，專管賣煤記賬，統一煤價，賣下是各組的，每扭煤以一百五十斤算作十分，多扭少扭，按產量增減分數，生產量因此比過去提高，每人一天能扭八扭，除給「砍手」與煤窰基金各一扭（煤窰基金主要用於修煤窰、造工具、醫治工人疾病及埋葬死者）外，六扭煤能賺二十四斤十二兩小米，煤工們的生活改善了。又因目前正是煤炭淡月時間，銷路不旺，決定將從冬到現在積存下的基金小米十大石貸給煤工，解決生活困難。辦法是以基金存下的糧食買工人的煤，工人仍照常生產，十大石小米共換回煤一千馱，現由工會保管，準備明年再解決困難。（馮靜卿、馮愛魁）

憑上八路軍流血才能安心生產

興縣魏家灘羣衆
端午節慰勞傷病員

（興縣訊）五區魏家灘羣衆在歡歡喜喜的端午節時，婦英劉毛蟬對婦女們說：「全憑上黃家溝醫院那些少胳沒腿的隊伍同志，咱們才能安心生產，應該去慰問才好。」家裏很窮的康銀梅說：「可憐我再能憑誰，只有憑八路軍了」，她母子二人過節只有九合黃米，還拿出一半來慰勞，紡織工廠的抗屬尹巧兒說她是到工廠才翻身的人，自願慰勞四個饃子。全村都紛紛慰勞，共有雞蛋二百零六個，糭子一百五十六個，農幣一千一百元，由各救各界代表四十餘人去黃家溝一所慰勞。臨走時，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拿兩碗酒米，拄上拐杖也趕來參加。由一所教導員領到病室」慰問座談，一個重傷員躺在炕上講到傅軍破壞和平把他打傷的情形，看見羣衆這樣好，就不由得放聲大哭了。慰勞代表安慰他：「你爲咱們痛成這樣，大家總忘記不了，好好休養吧，不要悲傷了。」婦英劉毛蟬親自捧上東西去讓傷病員吃，檢討：「過去對同志們關心的還不夠，希望有不乾淨的衣服被褥，都交來拆洗。」傷病員和教導員都說：「我們的血衣和被褥，你們已拆洗過四百多套了」。慰勞代表臨走時，一個讓敵人打瞎眼的傷員認出來要求婦女代表唱個歌，劉毛蟬又領導大家唱了勞軍歌和勞動英雄上了台等歌子，傷病員說：「這個端午節過得比家裏還熱鬧，可不要忘了羣衆的好意呵。」（王棣等七人）

平魯城市
商業恢復繁榮

（平魯訊）平魯縣城八年來在敵僞殘酷的掠奪下，每月經常有二十萬元以上的攤款壓在人民身上，因之城內戶口由八百餘戶減至五百六十餘家，商店四十餘家，乞丐二流號只剩六戶，到處都是賭場、烟館林立，人民終年以山藥苦菜充飢。去年八月獲得解放後，民主政府曾貸款四百五十萬元，貸糧一萬二千斤，並供給貿易局需要大批物資，商人就獲利萬元，因此小商販紛紛來營業。現在有大小商店二十餘家，飯舖三家，肉舖五家，鐵匠舖三家，木匠兩家，每逢集市，街上行人擁擠，在民主政府的積極扶植下，平魯城又繁榮起來了。（謝建魯、張市）

五寨部份禾苗凍死
發動補種小日月莊稼

（五寨訊）此間月來多風缺雨，晨晚寒冷，旱象已現。城川一帶黑豆、山藥等，因受寒氣侵襲，已有死苗的。城關園地菜蔬、水蘿蔔、胡蘿蔔等本值茂盛之期，因受凍也全部壞了。城關羣衆已開始大量補種，如能抓緊時間，損失將不至太大。據農民說，夏至前尚可種小日月莊稼，如小糜子、小穀等，山地能種小莜麥、路仁子，現已發動羣衆準備籽種補種中。（管巨才）

興五區二次檢查變工
佈置培養夏鋤中骨幹

（興縣訊）五區二次檢查變工，變工組比一個月以前，第一次檢查時已增加過一倍，全區共組織四百二十組，一百一十八村中，只有六個村未組織變工，雙牛組中有一部份打亂耕種，西溝、楊家山、葛家里等八村並學習白家溝買保執，進行土地變工合作。但全區變工組中，只有三十七個村組織得較好，十五個村還多是形式，除王家峁、高家崖、裴家川口等村外，大部村莊還未適當運用節省下的工。此次村長會議佈置轉向夏鋤變工時，確定對這些只有形式變工組，要重新整理，未組織起變工的村子，還應繼續發動組織，變工節省下的人牛力，發動開荒、打柴、默炭、準備夏鋤三個月的燒火，各村總結春耕中，經羣衆討論選舉出春耕中的勞動模範和積極份子，使成領導夏鋤中的骨幹，並注意在夏鋤中再培養新勞模。勸說羣衆春耕後不賣牛，留牛鋤，發動早鋤，發動多種瓜以防天旱。（王棠棣、張效先、張成義）

平介閻軍強行「兵農合一」

十分之七農戶失去土地

群衆紛紛移來解放區

（新華社汾陽十日電）三月初，閻錫山在平遙、介休城周圍三十餘村，用恐怖手段強制推行「兵農合一」暴政以來，當地百分之七十的農家，因爲不是「國民兵」，土地被沒收，弄得無地耕種。介休南橋頭失去了土地的非「國民兵」，都被迫將自已牲口交與「國民兵」使用，該村地主武候林因此氣瘋了。三道河八十多歲的楊守忠全家十一口人，因均不在「國民兵」年齡以內，一百多畝土地全被沒收，楊[redacted]氣憤而死，全家婦孺無法生活。[redacted]莊等村有六個羣衆，因說「兵農合[redacted]一不好」，遭受到槍殺，「爲閻行兵一並向村羣衆威脅說：「解救團農合一，要在介休殺幾十個人頭給你們看看！」平遙縣之南三狼、梁周村、北三狼三村，被捆走四十三個「常備兵」，家中落得人地兩空。五月廿一日晨三村人民代表一百三十一人到我平介民主政府控訴閻錫山的罪行，要求我軍前往解救他們。南三狼一帶七個莊三百五十餘「國民兵」，因「打一斗要二斗」，紛紛移往解放區。閻軍曹村、義安、三道河、橋頭等據點附近上百頃土地，已全荒蕪。三月以來，先後在平介兩縣被捆走的四百餘「常備兵」，因不願爲閻作內戰砲灰，也大部逃來解放區或返回家中。（馬明）

（新華社汾陽十日電）侵佔我清徐地區的閻頑，到處建立「組織」，並藉「領導寶盆」（指分地而言）之名召開大會，捕捉壯丁，僅徐溝王楚村即以召開大會方法，一次即捕去五十多人。趙家村、董家營、大常（均徐溝）在「兵農合一」暴政下，土地歸了公，羣衆望着自己的麥禾而痛哭，去年的高粱桿至今還在地裏。羣衆把種秋田的裝倒在溝裏，誰也不想再動彈了。在「肅清奸匪與僞裝份子」的血腥口號下，閻軍正普遍實行着「自白政策」。（宏森、侯建）

美民主遠東委員會函杜魯門稱

在獨裁統治未取消前

反對對華任何貸款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對貸款五億元與中國事，於上月中旬曾致函杜魯門總統，認爲如於此時貸款，將成爲促成內戰的借款。其原文要點如下：「總統曾於十二月十五日關於美對華政策的聲明中，曾謂美國祇在國民政府趨向和平與團結的情況下，方予以援助修築借款，僅在目標爲使全中國經濟健全發展及中美貿易興盛這一合理的條件下，才予貸付。總統所給此等條件，並不存在於今日之中國，設想國民黨統治階層會歡迎擴大政府的基礎，那末未免過於天眞，過去幾星期來，已有不少事件，足以說明國民黨右翼將不擇手段以維持一己私利，抵制政協決議。蔣介石將軍本人長期失信毀約，對於聯合政府的泛泛討論，蔣介石可以在原則上予以同意，但一到要和其他黨派代表一起做到協議的具體實行，並建立新政府時，將即立刻自食其言，如沒有美國貸款援助中國財政的鼓勵，蔣介石將不至如此輕易改變他的態度。

由於這種情形，我們懇請你除非建立一眞正民主的聯合政府，不要貸款給中國。中國人民歡迎復興國家的貸款，但同時也深知在現在獨裁統治未取消前允許任何貸款，每一分錢都將在財政上支援內戰的陰謀。在人民心目中，無疑的民主力量將獲最後勝利。

中國的內戰已使我們在遠東損失了不少威望，如美國成爲內戰之工具，對中國人民對美之友誼將發生永久的損害。本委員會相信能代表極大多數的中美人民，懇請閣下採取這一切行動，下明確的重述並立即實行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除非有各黨派和平協議完成民主的改組政府，將不能貸款給中國。」此信由該會理事長（H）、（A）弗榮撒爾簽名。

政協民盟等三方面代表建議

在十五天休戰期間

亦應解決政治問題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美聯社南京訊：政協會議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無黨派三方面代表於六月六日向馬歇爾提出建議，即十五天休戰期間，不僅應解決軍事問題，而且亦應解決政治問題。民主同盟發言人羅隆基稱：三項建議係在六日三方面的代表之會議中提出的。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中央社訊：周恩來九日下午六時十分由延安飛抵南京。

蔣介石發表暫時休戰令後

東北蔣軍迄未停攻

（新華社吉遼前綫八日急電）（遲到）在蔣介石發表東北停戰十五天之命令後，東北國民黨新六軍之第十四師於侵佔我永吉後，七日下午仍以猛烈火力向永吉東百餘里之蛟河方面民主聯軍進攻。

綏遠國特猖獗

潛入我區放毒暗殺

（新華社集寧十日電）此間國特活動愈益猖獗。本月十五日，我龍勝縣（卓資山）我務局人員飯後全部中毒，全身酸軟，臉色青黃，昏迷不醒，幸經急救後無死亡。放毒兇犯已遭逮捕，現正審訊中。十四日夜，我某部連長與一通訊員因公外出，在卓資山南三里之蘇木遭特務暗殺。綏遠國民黨現正積極佈置一個大規模的暗殺放毒、破壞的特務活動，陸續已有軍事偵探二十名，化裝乞丐及小商人，身攜金二千元，潛入我龍勝縣鑛區兩個，專門刺探軍情。本月十八日，復由陶林軍統局系統之特務機關派出便衣特務百餘，混入我腹心地區，進行瓦解我部隊及放毒、破壞交通、暗殺等工作；其中一部係一向仇視解放區之漢奸、惡霸、敵特份子」，假借「復員還鄉」爲名，企圖潛入我區進行破壞活動。

同蒲沿綫城鎮閻軍

厲行恐怖統治

抓丁修築工事

（本報訊）同蒲閻軍正加緊訓練壯丁與構築工事。大同城關男女居民皆集中軍訓三個月，並編爲壯年、兒童、老年、婦女四個隊，小腳女人亦無例外。訓練時間實行嚴格特務統治，受訓者隔日便向隊長「報告」一次，商店學徒報告掌櫃，兒媳報告丈夫和公婆，接近什麼人說什麼話，如不「報告」即受「制裁」（自殺處分），閻軍並不時清查戶口，有時三更半夜從房頂跳下來，以「窩藏奸匪」治罪者，日有數起。平遙則「普訓」商民，施以「反共」「剿共」教育。上月已訓完六百人。發給武器，編隊，担任守城，以便抽出正規軍進攻解放區。寧武閻僞軍於五月二十九以「看戲」爲名，强迫城內人民進城參加「內戰動員會」，城防指揮官李仁鑾在會上大叫：「那裏有八路軍，我們就打到那裏去。」並瘋狂抓丁，大肆建築工事，致使耕地荒蕪一半以上，城周數百間民房已全被拆毀，挖了一條寬丈八、深三丈的外壕，交通壕。閻軍並近修了由太原運來地雷百餘顆，滿佈於城邊。閻軍在城內厲行恐怖統治，居民五十餘人已以「通八路」罪名被逮捕，非刑拷打。懷仁閻軍亦召集各村長，佈置動員內戰。一帶之三十八師三營之崇務。駐懷仁團二營及機槍連以及懷仁愛鄉團聯合舉行軍事演習（專武訓）學武。城閻僞每日驅迫六百多老百姓修築碉堡砲台，現城牆上已豎起碉堡砲台三十六座。閻僞人員並捆去三百多「國民兵」進行「集訓」，一百多「常備兵」已被抓去太原。爲抓捕逃兵，特務組成了「報仇隊」，出去抓捕羣衆，強迫他們「答應」送情報。上月二十一、二兩日該城閻僞軍二百餘進犯我楊子等十餘村，抓走我幹部八名，搶走民衆糧食八十多斤，衣物等件，狂哄「反共調」。（張貴珍）

同蒲北段閻軍出擾

我軍自衛予以打擊

（新華社集寧七日電）同蒲北段閻軍連日向我進犯。上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駐大同西南之平旺、同家營等地閻日軍，分五路出犯我東沙咀、列寧咀頭、榮花堡、南辛莊、白土窰等地，其主力閻軍三十八師一團一營三百餘配合日軍數十名，攜砲三門、輕重機槍一二挺，由同家營出動，進佔辛村（口泉西北七八里），我軍被迫自衛，激戰二小時，擊傷閻日軍連長以下十五名。二十六日，侵佔閻軍三百餘，至賈家窰、上下神泉、甘莊子一帶大肆搶掠。同日上午，駐四老老閻軍三團百餘，又向雁崖進犯，我軍奮起自衛，將其擊退。

簡訊

（新華社淮陰九日電）國民黨當局收買流氓，以「難民還鄉」名義，進攻蘇北解放區。據滬大公報鎮江三日電：該項「還鄉隊」以「回家收麥」爲口號，在徐（州）海（州）一帶約有千餘人，從國民黨當局手中領得槍支，現已開始進犯海州新浦西南。

反抗國民黨暴政

蘇南皖南農民爆發鬥爭

抗租抗徵反奸清算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因不堪國民黨反動派勾結敵僞殘餘勢力重重壓榨，蘇南皖南「收復區」廣大農民激起進行抗租抗徵反奸清算鬥爭，僅根據上海幾家官方報紙所透露的極不完全材料，這個鬥爭普遍於常熟、無錫、宜興、蕪湖、繁昌、南陵等地，參加鬥爭的人數有僅僅一個村就多至兩千人以上者，常熟四鄉的農民抗租運動堅持了數月之久。當局爲進行內戰，曾以重稅軍糧加於常熟人民，其中應由所謂「業主」擔繳的即達七千餘石之多，但大業主將此種負擔完全嫁於農民，先後成立追租處和佃租委員會，瘋狂的下鄉向農民追租。還在一月下旬，常熟東鄉一區的飽成鄉、錢倉鄉及東門外等處，即因此爆發羣衆的抗租鬥爭，以手榴彈抗擊催租者。四月，常熟「田業改進會」爲進一步鎮壓農民，竟在「四鄉抗租之風甚烈，田租一落千丈，業主無法交糧（指軍糧）」的借口下，公開宣佈所有七千餘石軍糧「由縣直接向佃農征購」，並派保安隊前往追征，這就更激起農民的憤怒，常熟東鄉一區的還果村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爆發了兩千餘名農民反抗這種武裝征糧的鬥爭。據官方稱：先是，佃租委員駐該村的分處「宣傳」滋擾，農民紛起反抗，保安隊竟將農民八人逮捕。這一天，農民聚集二千餘人，分散包圍，要求釋放被捕農民，保安隊開槍示威，致農民一人受傷。無錫洛社區新合鄉鄉長徐鴻奎原爲僞鄉長，勝利後，仍充任「勝利鄉長」，藉國民黨強徵軍糧，令每保繳解至十七石，超出全區應繳數額幾達一倍，農民拒不繳納，該鄉長竟請求洛社警察所派遣武裝警士十五名前往鎮壓，警察到鄉後，首先向每保勒交供應費白米三斗、棉被兩件，各保不及應付，警察開槍示威，以刺刀猛刺各戶大門，毆打甲長，並逮捕農民張阿狗張阿毛二人，誣爲「抗糧毆警兇犯」，解送縣府訊辦，全鄉農民乃於四月一日集合六百餘人，到城向縣請願。蘇州附近的吳江農民也自動起來進行反奸清算鬥爭，鬥爭大貫鄉惡霸于稽生，于歷任僞鄉公所事務員，藉勢歛錢，農民啣恨，近復不自斂跡，致起公憤，於四月十三日羣衆集合百餘人，將其毆斃，拋屍河中。與此相呼應，於十三、十四兩日，長橋、東天、天木橋、吳樓、八斜、歷下等六鄉羣衆亦紛起向奸僞復仇，拆毀奸僞房屋及鄉公所，沒收奸僞財產，並擊傷漢奸二人。國民黨當局派自衛隊保護漢奸，在八斗鄉、歷下鄉慘殺鄉民二人。此外，皖南各縣鄉民亦自動爆發反奸清算鬥爭。

上海中外人士

猛烈反對「警管區制」

（新華社延安電）國民黨法西斯派堅持「警管區制」，上海中外人士不斷抨擊。字林西報上月十一日社論稱：「上溯歷來法律之摧殘人民自由，實無逾於斯者」，並謂日本比之猶有遜色。聯合晚報十日社評稱：在元人統治中國之時，曾以類似方法實行，終以此而遭顛覆。次日又發表「何能娛民如仇」之社論，痛斥國民黨當局之剝奪人民居住自由。十三日時代日報發表一讀者以「懸崖勒馬尚未遲」爲題一文中稱：「人民已燃起怒火，」且爆發，恐怕紙糊的專制太廈經不起燃燒吧?!」英文密勒氏報指出滬市常出擄案，市政府委之於無錢警衛，却用巨款僱用警察管制人民。上海名流亦猛烈反對。馬敘倫氏於十日在文匯報上著文稱：國際上當局實行此種制度之原因，在於上海中外雜處，有礙耳目，不便採用南通慘案等手段，而用這一「妙計」來管制民主份子。並指出在世界澎湃的民主潮流下，這等於螳臂擋車，結果是自掘墳墓。滬市參議員國民黨員王仲良氏則主張以行動對行動，可斷然拒絕警察「訪問」。聯合晚報五日十一日載金融界前輩俞寶澄氏說：「警察訪問民間，不如說蹂擾民間」，並主張一致拒絕「訪問」，要坐牢全市老百姓都去坐牢。該報又載另一金融界巨子秦潤卿氏說：「妨害老百姓居住自由，這是不民主的現象」。該報五月十六日並報導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弄堂工人稱：「以後做强盜倒便當了，做起一套制服，半夜三更去敲門」。學生說：「這並不是民主國家的行爲」。紙煙店老板說：「「訪問」還不是借此貪點便宜貨，撈點錫箔去？」律師說：「這與人民基本自由相抵觸……一旦實施後，恐怕中國就要進入恐怖時代」。作者說：「這是一種束縛訪問，結果我還能痛快地寫出我內心的話嗎？」書店老板說：「什麼訪問！——不是像生活書店一樣的書被拿了去了？說是什麼宣傳的出版自由，就有，沒有發行自由也是白費心機」。醫生說：「假如我看病時，警察來問東問西，對我的營業有損失」。工業家說：「把浪費的警管區制的錢來復興了工業，救濟失業，不更好嗎？」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主任兼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最近洩露國民黨當局效法希特勒，從擴充警察以打破整軍協定的約束充實內戰實力。據五月廿三日青島公言報載丁氏廿三日在青檢閱警察於訓話中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爲凡爾賽條約束縛，陸軍僅許十萬人，但德國建軍的方法是假託訓練警察，希特勒即以此作國防基礎，撕毀凡爾賽條約，他雖然失敗，也是應該效法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抗戰日報　　星期四　　第四版

國民黨統治區剪影

湖南災民人吃人

湖南的災荒已經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零陵一個縣有十五萬饑民，四月份一月餓死一千七百七十八人，饑民們成羣結隊「吃排家飯」，縣北郭站有饑民偷吃死屍，鬧成流血慘案。永興縣一個廟裏的和尚周義成（俗名），殺得吃同寺和尚的肉，看見的人滿不在乎。湘西的災民有一千三百萬，有三百萬人已經餓得要死，鄉民沒吃的東西，只好吃竹葉，樹根、苦蕉頭。

城市裏的慘形也一樣糟。南京上海五月底的米價是每石七萬，人民把這種價飛騰所引起的危機，叫做「白色恐怖」，並且說這是國府還都，政府「改組」後的直接反應，和當時日寇竄擾東北佔領內戰也大有關係。國民黨統治[illegible]活！」

上海已成「娼妓都市」
廣東賣淫市價不夠抽一支烟

國民黨統治區的貧苦婦女，沒法生活，沒辦法只好當妓女，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就自認上海娼妓名目有十多種，賣淫婦女有十萬之多。（四月十二日上海辛報）也就是說，平均每四十個上海人中（連男的在內），就有一個女人賣淫，許多上海報都說：上海已經成了著名的「娼妓都市」。漢口的「娼妓」每十個婦女有一個被迫當了妓女。廣東賣淫的市價只值二百元，還不夠抽一支名貴紙烟。衡陽三十萬人口，半數女同胞當中，有一萬在過着妓女的生活，她們出賣皮肉賺下的錢，政府還每月要「收」五千到八千元的「捐」，三青團還要「講訓」她們。北平也是一樣，五月份到妓女院治病看病的就有五千四百多人，裏面有三千八百五十多人就害花柳病。重慶商務日報一篇文章痛憤地說：「老爺們！這就是你們統治下的人民的生活！」

「中美特訓班」黑暗裏地獄

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在福建建甌東北的東峯村辦了一個中國「人材」加上美國技術的特務訓練班，由美國教師七人，專門「傳授」近代化的特務技術。全班分三個大隊：一個叫政治工作隊，訓練政治特務，分發東南黨政軍民機關團體，深入下層機構，名爲指導員助理員，專門「建立核心組織」，監督工作人員的言行，「檢舉思想不純份子」，「防範異黨活動」，並且準備操縱把持國大選舉。一個叫特工隊，當憲兵特務情報人員，控制交通，限制人民行動自由，從旅店飯館的來往人員中，發現「可疑份子」，「忠於黨國」的「同志」，則分到解放區進行內線活動，搞潛伏，發展情報。一個叫軍事技術隊，訓練武裝特務，拿上美國新式武器，向解放區進攻。許多青年失足進了該班，第一是挨餓，一天兩餐吃不飽。第二是「勞動服務」，替隊長作無償勞動，讓隊長認「建築費」裝腰包。第三是開學宣誓「服從領袖，消滅奸黨，保守秘密，違者處死」。兩人不准交談，一人不准行動，互相監督，互相檢舉，認爲「不可靠分子」，就用「分開工作」的名義調走隔管。這就是陰森森的地獄，多少青年把自己的靈魂活埋在這個罪惡的深淵裏！

「編餘」之舊東北軍軍官拿着委任狀乞食街頭

五月初國民黨武漢行營停止「登記」編餘軍官，大批失業軍官流行街頭，舊東北軍五十三軍一個少校軍官黃某，在中山路把他從任過連排長等職的委任狀列在街頭，向過路人要飯吃，見者動容。

首都的法官要求增薪罷工

南京最高法院法官六月一日實行罷工，要求增薪一千倍，每月增加津貼十萬元。蘇州法院檢察處、警局也舉行罷工怠工，蘇州縣府職員亦同時罷工。上海英商電車工人五月二十八日總罷工，上海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職員提出總辭職，上海江海關工也全體罷工，上海五千清道夫五月十八日罷工後，十九日每人扛一把掃帚舉行大遊行。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估價」
一個人命不如一頭驢！

天津美軍當局規定中國人因美軍肇禍致死的一律賠償十萬元，驢子致死的賠十三萬五元，估價！一個中國人的命，不如一頭驢子，眞是豈有此理。這就是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估價」。



法西斯是所有國民黨和士兵的敵人

葉石

讀了潘朔端將軍和一八四師全體官兵海城起義的通電，不由得使人無限同情！這是正義的控訴，這是有血有淚的控訴書！法西斯好戰份子卑劣的用了欺騙和逼迫的流氓手段，驅使千百萬生靈去爲幾個人送死！萬惡的法西斯要有良心有正氣的將軍們和士兵們喪失人性，變成劊子手、兇手、罪犯；變成簡單的殺人機器，變成死有餘辜的千秋萬世歷史上被人唾駡的罪人！因此，法西斯不只是中國和平人民的敵人，而且是所有國民黨內一切有正氣有良心的將官和廣大士兵的敵人。

本來，抗戰勝利，和平實現，飽受八年風霜刀槍之苦的戰士們該復員了，久別的父母妻子該團聚了，八年戰爭帶來的消耗與破壞該恢復了，龐大的兵力該轉爲生產力了，消滅日本法西斯留下的痕跡，建設幸福美滿的家園，享受和平，享受民主，改善生活，建設新的中國。本來，大家應該幹這些事情，可是法西斯要這些榮譽的軍人們幹什麼呢？是繼續背井離鄉，繼續拋妻別子，繼續破壞，繼續殘殺，「前程萬里，去與死亡搏鬥」（劉汪立明語）「砲火所及，廬舍爲墟，人民流離失所，而國軍之徵歛催索仍急如星火！」（海城通電）大批善良的士兵受了卑劣的創傷，臂折腿殘，以至莫無所謂的死去，這是天大的恥辱！這是天大的仇恨！

海城反內戰通電，正典型的代表了這一情緒與仇恨，它正充分的反映出國民黨軍隊中正在普遍深刻滋長着的反抗！這也就是和平民主的偉大響在力量之一種，這力量正一天天的凝固，一天天的成熟；當法西斯撕毀最後一付僞善的面具而非法查封了北平新華分社、解放三日刊等七十七家報刊，正在自鳴得意，以爲這一下可把人民的耳目口朵密起來，又以放手大打內戰的嚴重關頭，繼高樹勳將軍之後，潘朔端將軍又高舉起反內戰的旗子了！這就是狠狠的打了法西斯好戰份子一巴掌，而且打得眞夠響，讓全世界都聽得亮亮的！

爲了和平民主，爲了軍人的榮譽、身份與自我解救，一切國民黨內不願打內戰的將官們和士兵們！起來與吃人的法西斯好戰份子搏鬥吧！如果他們堅持內戰獨裁的罪惡，那就多來幾十個幾百個巴掌，一直把他們打到七裏！

擁護首舉義旗反對內戰的高樹勳將軍！

擁護繼舉義旗反對內戰的潘朔端將軍！

擁護一切光榮起義反對內戰的士兵弟兄們！

嚴懲閻錫山滔天罪行

多少時來，山西的反動派、戰犯閻錫山好戰心狂，無法無天，向我邊區軍民施行了多少非法的暴行，「蠶食」破壞，搶地掠貨，捕人殺人，無所不爲。現在，在我軍民嚴正堅強的自衛打擊之前，這些卑鄙的匪徒，竟然不惜使用其最野蠻的法西斯手段，向我英勇守軍施放毒氣了。對於這一滔天的罪行，我們每一個人都激起無限的憤怒。我們堅決要求北平執行部澈底調查嚴重懲辦這一罪行。我們警告那些殺人的匪徒，你們非法的暴行，逃不脫邊區軍民正義的回擊。血債必須血來還，邊區軍民警惕奮起，誓爲保衛我們的生命財產堅決自衛，誓爲死難的人民和戰士復仇。（殷殷）

在退伍同志開的飯館裡

侯唯動

應該歡迎遠道來的客人。

「同志：有淡麵，白麵……就是不吃飯，坐在裏面休息，喝水……」坐在門檻上的婦人立起了，說得這麼誠懇、客氣。

我們是有饑餓的隊伍，我也正要進去吃飯哩。飯館的房間是簡陋的，陳設也很簡單。兩位河北口音的主人，笑的很和氣，招待也很殷勤。

要了兩碗肉絲麵，吃着和主人拉談：

他們曾參加過我們隊伍抗戰，因燒傷退伍了，爲減輕人民負擔，謝絕優待開飯館。

他坐在我對面抽烟，指給我看，這房是政府給我的，在敵人燒過以後修補的。

「你吃吧：再來幾個油餅，向別人賣五十，只收你四十元，你是我們隊伍同志，我們比別人賣的賤，政府不要我們出負擔。那個女人是我的。嘿嘿，政府幫助我們安家哩，現在，我正建立革命家務，要做羣衆的模範……」

他笑的怪甜蜜，瞇眼一[illegible]。

他們送我出店門，再三囑咐我出些汗治好感冒，我說多吃了辣椒已好了。他拍拍我肩膀說：「大好河山歸民主了……同志！晚上再來坐。」

四、一九，白文。

王家山一日
（農村記事）

尹恆德

我們到達王家山（興縣五區）的時候，已經是上午的十點多鐘了。進村，走着，想找到人問一下村主任的住所，而見到的卻只是清潔、安靜、無人的街道，和每個煙囪中的黑色濃煙，東西有緊急不間的機梭聲，除了每個院有嗡嗡的紡車響而外，再就只有我們的交談了。

一個穿淺灰色軍衣的八路軍，高大的個子，紅臉的，捲着褲子，露出小腿，担了一桶金黃色的小米湯，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幸喜極了！「同志，村主任在那大住嘛？」我們高興的發問。他向下面的一個院子裏指了一下，「這就是。」像有什麼要事似的，轉身從村東的背後過去了，原來今天的太陽很熱，他是給地裏生產的同志們送湯水的。

進門，我們還沒來得及說話，裏面就傳出聲音來：「來吧！咱在這個窰裏。」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停止了紡線，把我們讓在家裏，取出烟袋，點着火，盛了碗稀飯說：「你們渴了吧，快喝。」從來沒見面的她，就和自己的姑姑一樣的親熱。她是村主任的婆姨，村裏的人們，都上地與婆姨和紡去了，我們在吸着烟，說着，等着村主任回來。忽然門來了個十來歲的小孩，笑着說：「走吧，我給你們拿背包。」原來主任的老婆給我們取過盛飯後，就到村裏給我們安排了住處，吃過。小孩子很快的前面跑，給我們拉了大門，拉住了狗腿，主家的老太太忙着給我們說着：「家不好……叫你們笑話……。」很謙虛的說着。原來她早已把家打掃的一乾二淨了，黃米撈飯，豆麵湯，是他們的經常生活，今天爲了我們，卻又搶加了一盤山藥蛋豆腐菜，食之更覺香美。老太太對我們說：「這幾年我們可活出來了，不愁吃，不愁穿，過去那幾年想給你們吃一頓飯也窮的吃不起，一年打的交下來還不夠冬糧，穿一個布[illegible]了糧食，孩兒一年到頭赤肚子跑，現在村裏有二架快機織布，自已紡上線，織成布，穿的都新新地了。」她一邊說，一邊愿意的囑咐着我們：「吃好……吃好……可是吃啊……。」她老是怕我們不好意思的。

太陽滿滿的向西過去，淡灰的暮色籠罩了大地，下地的人們回來了，三個、五個、六七個，一羣的，趕着牛，嗎笑着，從村上、下村，當村的每個院子裏擁上去，隊伍上的開飯聲，青年人的小調聲，牛叫聲，變響了全村。空氣由安適、清靜，變得緊張起來，村東的場面上，坐成一圈，談論着和平生活，八路軍：「和平了，年敵人可搶不上咱了。」當一個年青的戰士說到國民黨反動派全面進攻解放區，破壞和平，進攻時，一個六十餘歲的老漢激憤的說：「親毬狗日的和咱老百姓有了仇了！」「不怕，他們狗日的吃不開，有咱八路軍和民兵在前面頂着啊，要來了咱地雷也要炸他狗日的死蹤。」一個青年堅強而有力的回答着，由此可見我解放區羣衆的覺悟，和保衛和平的認識、勇氣、和足夠的信心。

一個中年民兵對我說：「這幾年咱村裏生產可起勁哩，全村三十來戶人家，都是有吃有穿，過去僞政權時，老百姓窮的十家有九家不夠吃。」問起原因：一個老漢提出了一口氣說：「唉……過去咱村裏只有牛租、地租、銀債、粟債、完債，就要出六十多石，叫老百姓怎能活法啊！自新政府建立起來，減租、減息，窮人都有了土地，今年全村種三十多墒棉花，有一架快機，至少也一年出二百疋布，每疋布按四斗米算，就收入八十大石米，除去三十多石公糧外，其餘都是老百姓的，這不是咱們的毛主席號召生產，叫老百姓自己發財嗎？今年下來準要再買一架快機，你看咱村這兒大小一百多人，穿的衣服都是好的，[illegible]了身，還有些人正在向我們說着勞動[illegible]，談論着他們的生活，時時刻刻的一個個的吸引了[illegible]村去，明天的變工去了。

五月十四日